四書典故辨正續

四書典故辨正續序

乾隆戊戌余偕周理東先生公車北行見其篋中有四書典故辨正手稾數冊蓋其先頗惡毛西河果於立論攻訐先儒已甚因枚舉駁斥之爲一編已而歎曰治經須博存衆家衷於一是非輸攻墨守之謂也乃更肆力探索久之得二十卷而命以是名既刊行矣己酉庚戌間余復與先生相遇 京師出所爲續稾見示則凡先儒異義前編所未及致詳者茲復詳辨之而所駁張惕菴翼註論文之說尤多惕菴書不足究詰然

所論衛輒不拒父齊桓糾兄當立尤其疏繆之大者是編駁之有功名教非但考證精審而已適令子叔耘明經復攜此稾示余余爲分五卷刻之平陵講舍而述其梗槩如此他日當與前編合行以惠來學云嘉慶十九年八月初九日同邑史炳撰

四書典故辨正續目録

卷一　大學中庸
卷二　論語
卷三　論語
卷四　孟子
卷五　孟子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一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於緝熙敬止

緝熙二字詩凡五見毛傳鄭箋皆訓爲光明鄭註大學亦同歐陽永叔詩本義云緝續熙廣也穆穆然文王之德于此乎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嚴思庵虞惇讀詩質疑不從毛鄭而從歐陽氏云緝熙爲光明則學有緝熙于光明復作何解愚按爾雅釋詁云緝熙光也又云熙興也然則熙之單文其義爲興緝熙連文其義爲光此

古訓也國語叔向曰緝明也熙廣也註廣當爲光此緝熙爲光明之明據惟孔氏書傳于熙字皆訓爲廣孔傳本東晉人所爲豈可據之以改古訓學有緝熙于光明鄭箋云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說似迂曲卻于字義不謬章句雖從毛鄭但分緝爲繼續熙爲光明亦與爾雅不合行葦詩授几有緝御鄭箋云緝續御侍也獨于緝熙不用分釋以二字連文不可分耳

師尹

師尹周太師尹氏此本毛鄭之說按張大亨春秋通訓

云尹氏者王官之長宰輔之任其曰氏者猶侯氏師氏也天子之爲政者惟六卿三公宰尹選于六卿兼爲之以論道則曰公以總百官則曰宰以長庶士則曰尹據此則尹氏官名氏非姓氏春秋繁露稱湯名相官曰尹鄭康成謂伊尹名摯湯使尹正天下故曰伊尹而尚書大誥尹氏與御事庶士並稱尤官名之確據或問大誥周公所作公位冢宰爲太師則尹氏即公兼之而稱尹氏何也曰周公以成王命作誥自當并及己官至於欲王違卜則但稱邦君御事庶士而不及尹氏者伐殷本

周公之意此正周公以太師爲尹氏之證也先儒據春秋所書之尹氏以說詩謂尹氏蓋吉甫之後而即指常武篇之尹氏爲吉甫以附合公羊世卿之說竊恐未然爾

正鵠

正鵠之說先儒互異小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中謂之槷也槷質是鵠正槷皆在一侯之中周禮鄭衆馬融註並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爾雅云六寸是侯皆一丈鵠在侯中

正在鵠中質又在正中與小爾雅合賈逵周禮註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是正大于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與鄭馬合鄭康成則云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是正與鵠不同侯矣如鄭馬之說則正鵠非的的在正鵠中如康成之說則正鵠即是的其異如此章句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葢用康成之說

舜年百有十歲 註

史記謂舜年百歲余前編以爲與尚書不合及細檢孔仲達正義知史記亦本之尚書正義引鄭康成注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與史記合蓋鄭注尚書本作徵庸二十則爲百歲孔傳本二十作三十則爲百有十歲是以異耳近王禮堂尚書後案力主鄭注尚有一左證未引及按孟子稱大舜五十而慕趙岐註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此雖句讀與鄭不同然以在位與

徵庸合數之爲五十知邠卿所見尚書亦作徵庸二十非三十也作三十則在位時年六十矣其不曰二十在位而曰五十在位者以證五十而慕故以二十與三十總爲五十文尤明顯也趙與鄭同時而所見之本並同史記則百歲之說爲是孔傳晚出未足据依

先公

史記周本紀敘周代系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與外傳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之語合考夏商兩朝歷一千八十餘歲更四十七君而周止十五世孔沖遠詩疏謂必

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故後儒皆以史記爲誤不知史記未嘗誤也戴氏東原嘗論之曰周本紀稱封棄于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閒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曰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乃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

而爲后稷謹守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爲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守之官奔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于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婁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邰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按戴君此條較索隱所引譙允南之說尤爲明白千古疑

實得此豁然吳越春秋帝王世紀等書以不窋親棄之子由未識子長書法爾

或問山海經云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吳志伊廣注引冠編云稷取姞人生漦璽漦璽生叔均是不窋已上有此二人曰非也漦卽部字不聲緩讀爲漦窋聲緩讀爲璽[illegible]同鞠則叔均二字之合音也古書此類甚多須讀者善會

車同軌

朱子或問軌者車之轍跡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跡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

泰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愚按考工記輪人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註乘車之軌廣取數于此匠人云經涂九軌鄭註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輻內二寸半輻廣三寸半綆三分寸之二全轄之間三分寸之一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積七十二尺是兩轍之間相距凡八尺也車人云徹轍同廣六尺鬲鬲謂轅端厭牛領者即軛也長六尺此駕牛之車疏謂以其兩轅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轍狹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轍或問輿之廣六尺六寸之下似脫旁加七寸凡

八尺七字

屋漏

屋漏有三說鄭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奥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屝隱之處孔疏帷幕是大帳幄爲小帳禮之有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此一說也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又一說也劉熙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

爨竈煮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又一說也劉說姑置勿論孫炎之解孔仲達以爲非鄭文蓋鄭以屋爲帳以漏爲隱其注儀禮特牲禮云尸謖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則正以屋漏爲闇處與日光漏入之解不同焉嗣宗既據鄭箋又用叔然說以亂之疎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二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云不以已善駁親之過。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可作論語注。

北辰

張惕庵曰或問註中明言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朱子語

類又言北辰是極星邊無星處惟此處不動講章皆言北辰北極是兩件宜何從曰從註註非朱子之言乃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原文也爾雅或云周公所作是孔子引周公之言即云子夏作是子夏釋孔子之言也此說之定久矣安有用邵康節天無星處是辰來翻案之理況惟北辰即是北極故與為政相關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索隱引緯書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一文獻通考云北極五星天樞至尊按通考云北極五星其紐星天之樞也無天樞至尊語晉志有之天

運無窮。三光迭曜。惟此極星。千古不移。故云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是從古皆作此解。葢中宮五星。有帝星。有后星。有庶子星。太子星。皆人之精。惟此天樞一星。是天之精。謂之天乙。又曰大帝。此萬靈之主宰。統馭周天之星。故居所而衆星共之。惟其是個天子。諸侯。故德修而民化之。可以無爲而治。若不共此星。反共無星。是萬國衣冠不共至尊。而共九天之閶闔。登閶闔。亦能修德乎。況星皆名辰。辰者時也。觀之可以知時。故曰撫于五辰。卽四時也。火星謂之大辰。水星謂之辰。日月所會謂之辰。

尙書左傳所載甚明、何用將此辰字另改。若云必須辰不動。方配得註無爲天下歸五字。此大誤矣。從地下觀天。凡昭昭者皆動。日動。月動。五星動。二十八宿亦動。中宮五星亦動。此星卽在北斗之前。初昏時斗柄在天中。宮星一一可數。夜半斗沉西。則此中宮星皆不見矣。是極星亦動也。蒼蒼者皆不動。不特北辰旁之蒼蒼者不動。凡蒼蒼者皆不動也。動則無此世界矣。今詳言之。爲大惑者一解。天本積氣。層層包裹。自爲運行。各不相涉。屈原天問曰。圜則九重。孰營度之。此其證也。第一層去

地最近爲月天其上則水星天金星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二十八宿天第九層謂之宗動天此卽北辰居其所矣古今無占法謂之不動其實亦動北斗不見此亦不見未嘗凝然如故也再上一層謂之常靜天此卽蒼蒼之天眞不動矣惟最下有不動之地故可載此人物最上有不動之天故可載此地若蒼蒼一動則地卽翻覆必謂周天皆動惟此極星旁一塊不動爲天之樞紐又大錯天樞據天文志是北極名後人錯認作樞紐天何用此樞紐乎九層運轉遲速不同此樞紐屬

之何天則詞窮矣常靜天無星附麗只是蒼蒼此蒼蒼不動故諸天依此立算布度可以推測宋沈括夢溪筆談已有其說云天必有天殼不動如道路不動乃可以算人行之遲速若道路一動人不能行無可算矣近西人始暢言之云江河不動乃可算船之大小行之遲速若以此船算彼船何從知之故曰凡蒼蒼之天皆不動邵子之言不可據以改周公子夏之書明矣愚按此條大謬者五考天文志北極五星一太子二帝三庶子四后宮五天樞晉志曰第二星主日帝王也黃帝占曰太

乙之座星最明赤者史記其一明者太乙常居郎謂此星非指天樞是帝又名太乙也文獻通考丹元子步天歌曰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行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是帝亦稱大帝也太乙大帝皆帝之名與第五星天樞無涉北極五星外又別有太乙天一太帝之星星書云天一一星在右樞南畔去極二十度半入亢宿一度半淮南子曰天神之最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是也太乙一星在天一南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宿一度祖暅曰太乙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疾疫所在之國是也天

皇大帝一星在勾陳口中去極八度半入室宿十一度鄭康成註周官大宗伯謂冬至于圜丘所祀天皇大帝星是也亦與北極天樞無涉就北極五星言之則帝爲至尊而天樞非至尊若統論中宮之星則北極之帝亦天下人君之象而非天之精天之精則天皇大帝是甘石星經謂此星在五帝座前其神曰耀魄寶主御羣靈秉萬神圖此誠所謂萬靈之主宰統馭周天之星者矣是則衆星之共以爲共至尊耶則當共帝而不共天樞以爲共天之精耶則當共天皇大帝而不共天樞然而

曰衆星共天樞者以天樞最近極居中不動近極故不動有無爲之象故取喻焉非以其尊也而惕庵以天樞與大帝太乙天一混而爲一以爲樞星至尊是天之精大謬一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天體渾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六度謂之北極極星是也史官以玉衡長八寸口徑一寸從下端望之此星常見于孔端無有移動是以知其爲天中今謂北辰亦動動則旋轉不常何以爲極且與孔子居所之言顯然相背大謬二也地居天中天以大

氣舉之朱子云惟天運轉不息故援結許多渣滓而成地揭子宣璇璣遺述云天以剛風一日滚轉一周以運包此地故地屹然居中而不動以其行故不倚以其周身行故不徙以其力而常故終古存今謂天一動則地卽翻覆其說正與相反大謬三也九重之說西氏謂最近者月天最遠者恒星天其外爲宗動天宗動之外則不可思議矣歷家布算以天爲定盤謂之靜天此靜天卽動天體內有一定度分而不易者非另有一層殼子不動也假令更有一層殼子這殼子又在宗動之上無

星辰之附麗光象之可求又何所憑以布算哉大謬四也天體渾圓運轉無息圓而運轉必有樞紐之所在此理之自然樞紐屬之何天卽屬之宗動天也西氏之說有赤極又有黃極安溪李文貞公又謂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說見文集西歷篇然則九層運轉各有樞紐而總以宗動爲大樞紐昔人比諸磨之臍車之轂瓜之臍蒂是也今謂天無用此樞紐登誠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覩看過來者乎恐未便如此言之鑿鑿也大謬五也總之謂論語之北辰卽指極星舊說本是邵子以天無星處

爲辰辰者天壤也此別是一義不必據之以解論語然極爲樞紐是天之不動處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其說始于劉宋時祖沖之而隋書天文志以及沈存中郭守敬趙緣督邢士登諸家並同此說說已具前編蓋極本非星而云極星者指其近極之處而名之經天該曰近極小星强名極是也朱子之言並非臆創奚事嘵嘵多辨爲

季氏旅于泰山

旅有二說禹貢蔡蒙旅平孔傳祭山曰旅以旅爲祭山之名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故

謂凶烖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是旅乃祭名非專主山川二說不同按禮有正祭有告祭正祭山川謂之望堯典望于山川春秋書三望是也有事告祭謂之旅大宗伯旅四望是也望爲正祭天子諸侯皆躬親其事而旅則令祠官致敬焉泰山正祭自有魯君主之季氏亦未敢僭此旅泰山蓋有所祈禱如禱于煬宮順祀先公而祈之類以諂媚而行僭越者也孔子世家補以季氏爲季康子謂其假旅祭以登太山而望顓臾之國謀將取之其說穿鑿可笑　郎仁寶七修

類纂云按韻譜祭名之祣當從示旅酬之旅卻從方葢自增韻誤起後遂傳寫訛而爲一愚按玉篇示部祣下云力煮切祭名廣韻上聲八語祣下云祭山川名郎說本此然旅自有二義旅酬之旅衆也祭名之旅陳也周禮司儀旅擯鄭司農云旅讀爲旅于泰山之旅司農漢人而旅擯旅祭已不分二字祣之爲旅猶臚之爲臚史記六國表序臚于郊祀古葢通用非增韻誤也

繪事後素

繪事後素有數說鄭康成註云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

以素間別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此似以衆色喻美質以素喻禮文義迂曲不可通張子正蒙云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繪以粉素此以兩素字各自爲義言繪畫必視其材料而設色如莊姜美質則以質素爲絢飾不尚文也亦與夫子釋詩本意不合陸象山語錄云繪事後素謂先布衆色

後以素間別其間蓋以比其目之黑白分也此說尤非素絢句總承倩盼豈獨爲美目作註釋哉惟朱子取楊龜山說以禮器白受采之義釋之此爲確解而又引考工記畫繢之事後素功以證則未免有誤蓋論語之素是素地言有此素地然後可施五采考工之素是素功言畫繪先布衆色而後施素采爲素易漬汙故後布之其義各別不當以彼釋此

媚奧媚竈

媚奧媚竈又有二說張宣公論語解引程子云奧喻貴

臣寵喻用事者與集註奧喻君竈喻權臣小異而其義
殊短此無庸辨者李文貞論語劄記云古五祀皆有祭
室中有奧是一家之最尊者疑中霤之祭當設于此五
祀之中中霤爲尊然竈者飲食所從出婦人孺子咸奔
趨焉故時俗爲此語而賈述之愚按月令中央土其祀
中霤鄭註祀中霤之禮設主于牖牖在室之西南隅詩
所謂宗室牖下卽奧也文貞所疑此其明證但古以室
之中央爲中霤是以月令孔疏引喪禮浴于中霤飯于
牖下明中霤牖下爲兩地則中霤之祭雖設于奧不可

卽以奧爲中霤況五祀皆迎尸而祭于奧而以媚中霤爲媚奧語亦欠明恐非是

子入太廟每事問

周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欲辨事者攷焉每事問蓋辨事而攷質太史之禮書此禮之所有故曰是禮也若本無辨事之禮而聖人以問爲敬謹則是夫子自行之禮而不得直云是禮矣顧瑞屏謂子入廟當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或又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

載孔子觀于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曰此爲何器
之類並非

子謂韶章

孔安國註舜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王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朱註本此而張惕庵非之謂盡善未盡善不是論聖人爲以樂養德者審所擇欲其從韶樂服習以收陶情節性之效勿偏於發揚蹈厲恐爲血氣所使也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今爲之惋歎曰惜乎不如揖讓然則桀紂之作惡民之罹于湯火將立而視其死與

此非夫子論樂之言也愚按此說謬甚夫征誅之未盡善非謂不當征誅如蘇氏武王非聖人之說也伐暴救民自是天命人心交迫不得已而應之然此不得已處即是未盡善處作樂時正揭此苦心明示萬世無絲毫諱飾于其間所謂惟樂不可以僞爲也季札見舞韶濩者曰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亦是此意豈以征誅貶武王哉周頌有瞽篇始作大武之樂而合乎祖之詩也本毛傳其曰喤喤厥聲肅雍和鳴即韶之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也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即韶之神人以

和也惟武舞之初發揚蹈厲象太公之威武鷹揚至于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則以文止武氣象一變矣孔子與賓牟賈論武之遲久而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春秋傳言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樂何嘗偏于發揚蹈厲乎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大司樂以六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武樂也周公以之教人而孔子恐其偏于發揚蹈厲爲血氣所使則周公之教非矣豈夫子

論樂之言與。

足恭

足恭。集解有二說。孔註、足恭、便辟貌。正義、此讀足如字。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郤俯仰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于人也。愚按、表記云、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以足與言色爲三項。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足恭而口聖。以足與口爲對文。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足恭而辭結。以足與辭爲對文。此足當讀如字之證。史記日者

傳孅趨而言索隱曰孅趨猶足恭也以足恭解孅趨知唐人亦讀足如字集註云足過也用後音而小變其訓似不如前說爲長　書冏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傳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釋文足將住反禮記仲尼燕居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釋文足將注反又如字

與之粟九百

九百不言其量孔註云九百斗按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

六萬張守節正義云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者如張氏說六萬斗爲二千石則九百斗止三十石耳按古之一斗此今斗爲四升九百斗之粟當今三十六石張氏亦言其大畧而已以此考之六萬斗當今二千四百石

子謂仲弓

張惕庵曰仲弓爲宰有取士之責夫子旣告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又更端語之欲其惟才是視無拘于世類俾秀民之能爲士者勿困于農犂牛之子此其義也

父賤行惡集註沿詳疏舊說未及改耳用勿用關仲弓何事而比其父爲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樂聞此言愚按張宣公論語解先有是說余以爲不然夫子果欲仲弓取人勿拘世類自可直截言之何必云雖欲勿用反若仲弓有妬忌心腸者史記云仲弓父賤人不言行惡家語云生于不肖之父蓋賤卽不肖以無才能可取耳賤人而比之犂牛亦猶服軛以耕于野之說並非醜詆古人立言無所忌諱莊周自比于龜曰吾將曳尾于塗中如今人以龜爲諱此語幾成笑柄矣仲弓父賤

世俗之見未免以流品爲嫌故夫子旣特表之曰可使南面此又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以破庸人之論也何必又生異解

夫子爲衛君乎

張惕庵曰夫子嘗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衛父子爭國豈非亂邦夫子何以久居其所父子爭國其曲在子子貢冉有何消問按春秋傳輒蹟晉定在位世卿擅國誅求無厭厚責賄于諸侯衛靈首叛之從齊景伐晉晉趙鞅忿甚遂伐衛盟于鄟澤使成何涉佗辱衛靈捘手及

死衞遂與晉絕魯哀公二十年四月丙子衞靈薨六月乙酉趙鞅納蒯聵于戚相距止六十日耳蒯聵爲質將滅衞以報夙憤也蒯聵既不能如公子郢請無與伐鄭則不得不如蕭正德爲侯景所使公子郢知其故決不肯立衞人惟有立輒可以保國蓋蒯聵卽至愚亦知輒之國卽己之國不肯爲趙鞅致死既入戚卽居戚不復入衞此時衞人既以立輒可以內安蒯聵而外距趙鞅爲得策故國人多爲之晉惠居秦子圉在國鄭成居晉子髡頑在國邾子居吳子革在國春秋多有此事所以子

貢曰諾吾將問之若以子拒父何問之有是年八月趙鞅移圍戚之師與鄭人戰于鐵已勝而歸三年春齊景公使國夏與衛石曼姑圍戚其意欲逐蒯聵以取勝于趙鞅時子貢冉有在衛發問當在此時迨秋季桓子卒季康子召冉有歸魯矣夫以齊之强帥師圍戚不能有所加于蒯聵得安然居戚者十餘年自是衛輒為之禦侮輒亦稽嫡孫當立之說柴立其中央俾南子不敢出而戕蒯聵蒯聵亦不得入而害南子故衛人諡輒曰孝公非是衛人豈如令狐潮不識人倫冉有子貢亦忽然

有迷罔之疾也。以恒情論之相忍可以爲國大義何必深求。若以伯夷叔齊之賢處此。則固有道矣。乘齊師之旣退。以一旅送南子歸于宋。祝之曰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躬迎蒯聵于戚。泣涕避位以讓其父。此卽求仁得仁。卽曰蒯聵不良。反國之後。必不利于其子。此正如夷齊餓死首陽。意中之事。無可怨者。計不出此。貪國爵而怵禍害。徘徊于騎虎之不得中下。忍心害理。律以不仁何所逃罪。謂其據國距父。則事蹟實不相符。葢南子未死。蒯聵本不敢歸國。觀其于哀十六年反國。告于周天王。

猶云蒯聵得罪于君父君母竄居于晉是蒯聵本以南子爲母有所顧忌自不入國非輒拒之及蒯聵通孔姬盟孔悝以入國輒即駕而奔魯奔未數月蒯聵欲召亡君而不果是時距衛靈元年將五十載南子或已死或老無能爲無可放但衛輒不但未嘗憑城抗拒如郭登之于明英宗亦未嘗有防閑猜忌如李輔國之于唐明皇所少者夷齊一讓耳愚按此條持論乖謬至爲無理考當時事實衛靈與齊魯相結叛晉晉趙鞅屢欲逞志而不能乘靈薨輒立納蒯聵以與輒爭其意在亂衛蒯

聵既入戚明年齊與衛圍戚其意在拒趙鞅以理言之蒯聵得罪出奔未嘗有先君之命召令還國本不可以君衛而趙鞅挾蒯聵以爲質乘喪嫁兵在衛人則聵猶外寇襲盜詎可開門在衛輒則聵實所生投鼠自當忌器而輒居中坐視若不知有父之在戚者則拒晉卽拒父也毛西河有拒晉非拒父之說傷庵亦畧本之今左袒衛輒謂非距父夫拒父而必憑城抗拒如郭登之于明英宗防閑猜忌如李輔國之于唐明皇則不討賊不得爲弑君不嘗藥不得爲弑父于春秋之義固巳不合況帥師圍戚明明抗

拒何自而乎反之南子與蒯聵其勢雖不兩容然蒯聵
僅保戚國人莫助無內援焉得入而害南子外恃趙鞅
之力齊衞兩國共圍且不能取勝而求援于中山見圍戚傳
南子又何能出而戕蒯聵蒯聵之安然居戚十餘年恃
有趙鞅今忽以禦侮歸功于輒齊圍戚而輒未嘗禦之
衞圍戚而輒未嘗禦之吾不知其所禦何侮也鄭厲公
突既出奔復入于櫟居櫟十八年鄭更三君而突安然
無恙此亦鄭君爲之禦侮耶至蒯聵之不遽入衞非不
欲入也勢不能也鄭厲公居櫟國人無褢言不能入鄭

及傅瑕爲內應始入鄭而有其國蒯聵亦然孔姬爲內應史記衛世家言蒯聵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及即位欲盡誅大臣則其志在得國而內無應援亦可知矣今謂蒯聵本以南子爲母有所顧忌自不入國又謂知輒之國即己之國既居戚不復入衛一似可以入國而不入者欲爲拒父翻案遂并蒯聵之爭國而諱之兩面周旋皆曲說耳總之靈公沒而蒯聵在外夷齊處此必不肯立公子郢不欲以庶干嫡而輒乃以子代父即此便已不仁既立矣晉納蒯聵輒于此時惟有棄國而逃之一法斷

無出南子而逆蒯聵之理南子雖淫亂未嘗見絕于先君也魯文姜與弒桓公春秋書夫人孫于齊公羊傳曰念母也曷爲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與弒大惡故魯莊可以絕文姜而衛輒不可以出南子出南子而逆蒯聵是知有父而不知有祖也輒本無父今又敎之蔑祖以亂易亂此種議論何以維持名教乎　按史記孔子去衛如陳在魯哀公二年夏衛靈公卒輒立晉納蒯聵于戚明年齊衛圍戚皆孔子在陳時事是秋季康子召冉求召之于陳非召之于衛也今謂圍戚之年子貢

冉有在衛。發問當在此時。亦誤。史記魯召冉求將行孔子有歸與之歎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

三以天下讓

張惕庵曰。此章有實事。前儒未詳考。讓商讓周皆非正解。今詳辨之。傳國之法。殷道尊尊。一生而一及。一生者。太子嗣位。身後即立母弟。謂所同生也。一及者。此太子母弟承位之後。即傳此母弟自己之子。不復傳弟。謂世及也。泰伯嗣位後。次宜及仲雍。仲雍之後。即雍之子周章宜立者。禮也。太王遷岐在武丁之五十八祀。次年武

丁崩。帝祖庚立。越七祀祖庚崩。帝祖甲立。祖甲二十八祀。文王始生。生有聖德。彼時泰伯無子。周章之生先後不可知。太王播遷之後。得此聖孫。自慶先業昌熾。人情之常。非卽萌廢立也。泰伯承父之志。欲讓儲貳于季歷以及文王。太王不許。宮之奇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從者。不從避位之言也。太王旣不廢泰伯。別無讓法。乘父之疾。託採藥之說。挈仲雍同去之荆蠻。太王旣沒。季歷雖欲效叔齊之義。不可得矣。泯然無迹。何得而稱。此所以爲德之至也。此時只是讓國。夫子因武王纘成業

而有天下。謂之讓天下耳，文王生三十五年，然後季歷受帝乙圭瓚之錫，爲西伯，文王立，承纘西伯之位三十一年，而後帝乙崩，紂立，紂爲天子三十二年而亡，使文王爲西伯之時，帝乙立微子啟爲太子，則文王一西方諸侯。並無服事至德之名，武王又安得有伐商之事乎。魯頌居岐之陽，寔始翦商，不過言周先在豳，與狄迫處，至太王遷岐山之陽，締造方有規模，後來翦商之業，寔始于此耳，寔始二字，文義顯然，泰伯只是讓國，卻不是明讓，令王季不得不受，舉世皆莫之知，視夷齊衆所屬

耳目者不同故夷齊稱古之賢人泰伯獨稱至德然非仲雍賢此事亦不能行故仲雍與夷齊同列逸民此書寔事寔義不過如此遂古之事雖不可知自帝堯甲辰即位後據邵子皇極經世與竹書紀年參以尚書史記事蹟一一可攷特詳序以破羣疑愚按此條謂泰伯只是讓國于弟不是讓商讓周魯頌寔始剪商言王業始于太王非太王有剪商之志此皆前人成說是固然矣其詳序處卻多謬誤兄終弟及殷制也周自后稷以至文武皆父子相繼不用殷制太伯君吳仲雍嗣之以太

伯無子故耳並非傳弟何用牽引殷制爲說至云仲雍之後其子周章宜立又云周章之生與文王先後不可知此語尤謬史記吳世家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周章仲雍之曾孫非仲雍之子仲雍與季歷爲兄弟弟甫生子而兄已有曾孫豈有此理史記及邵子經世書不著太王遷岐之年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金仁山通鑑前編則繫之小乙二十六祀或又云在廩辛時其說不同今定以爲武丁之五十八祀是武斷也左傳宮之奇曰太伯不從是以不嗣杜元凱注云

不從父命卻不言父命云何後儒謂不從翦商之志語固有病顧亭林杜解補正云太伯不從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此說最穩當今改太伯不從爲太王不從謂太伯欲以儲貳讓季歷太王不許則自書傳以來並無此說使太伯果讓季歷而太王不許然後逃去則其讓已顯著矣何無得而稱之有此不惟武斷直捏造耳古事久遠難攷卽如帝巽卽位竹書在丙子路史在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在癸

宋皇甫謐世紀邵康節經世金仁山前編在甲辰究竟未知孰是太史公書自周共和以後始紀年葢其愼也今謂事蹟一一可考其所考者不出金氏前編而遠云先儒未及不已汏乎

黻

張惕庵曰黻服之畢也故亦謂之韠乃最後結束之服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黻其形刺繡作兩已相背取其有別也愚按毛西河謂蔽厀名韍此經作黻非蔽厀而不知黻與韍通余前編已辨之此又以蔽厀之韍

與刺繡之黻混而爲一則更誤矣黻文兩已相背繡於裳不繡於韍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舜始作韍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是韍但有畫文而不刺繡今謂繡黻於韍杜撰極矣韍又名韠者陳氏禮書云以其茀前故曰韍以其一巿而足則曰韠亦非取最後結束之義

溝洫

註云溝洫田間水道按溝洫非專爲治田而設禹貢云九川滌源溝洫者諸川之源也暴水時至得溝洫以貯

之則其水不盡歸于川此急來緩受之法昔之論治河者謂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盛天下之霍潦黃河安流入海後世溝洫廢而霖潦無所容是以有徙決之變禹所以思患豫防終身日孜孜於此也 註云備旱潦按旱無可爲以備潦耳方望溪禮記析疑云古者井田之溝洫所以備水潦非如東南下濕可蓄水以溉田詩小雅滮池北流浸彼稻田蓋豐鎬之間偶或有此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蓋必積水之區始

可用溉其餘平原廣陸惟望雨澤故旱則雩祀未聞有蓄水溉田之法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主於宣洩而非蓄以灌溉明矣觀此則知備旱不過滯說楊升庵謂桔槔斠斗古有爲之者漢陰丈人所謂機事然非通行之法也

趨進

註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江愼修云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爲之孔子大夫而相

禮擯相也。說本聘禮孔疏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經文擯者進即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紓緩故必當趨按此說亦自有根据但謂孔子初爲承擯及入廟相禮命擯上擯雖本孔疏按之本經無明文可據余讀周禮司儀摈求每門止一相之義著有臆說一條可與此經趨進互相證明今錄于左

司儀每門止一相鄭註每門止一相爾相親也止之者絶行在後耳按註語蒙晦殊不可曉正義于爾相親也無解釋其疏絶行在後云知不全入而爲絶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絶行在後後亦入廟也此亦强爲之說于經義不可通介者賓之副賓入介從無每門停止之理如謂止于廟門外又不得言每門也竊意每門止一相謂主君擯者不兼介言蓋賓入門主君與賓並行凡經三閤門而至太祖廟門每門每曲揖擯者先

行而止于門以相君而導賓門各一人故曰每門止一相論語記孔子爲擯所謂趨進翼如者當在此時葢先行則不容紆緩故當趨每門一相則承擯紹擯皆有事不必擯上擯也此雖臆說識之以備一解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聘禮鄭註君命上擯送賓江愼修謂鄉黨註復命不考此註似復命二字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按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命上擯送賓出大門此以待卿大夫之來聘者若兩君相見則主君送賓大門外不

命上擯送也君雖不命而曰復命者擯由君召則自始至終皆君命也又何不可謂之復命乎此節据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兩君相見交擯傳辭江氏以春秋不書疑爲大夫小聘之事臣聘用旅擯而亦以交擯待之者當時不能如禮也夫鄉黨記禮而先坐以不能如禮之失何以垂法乎　或謂孔子攝上擯于復命可見復命上擯之事此亦不然經文特下必字正以上擯或不復命孔子雖爲承擯必復命也既攝上擯則自當復命無庸言必矣

執圭 辨萬充宗子男執圭不執璧之說

五等之瑞。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周禮大宗伯文也。萬充宗辨之曰。曲禮凡摯諸侯圭。是子男同執圭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耳。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庶人。且詳及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畧于子男。雜記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列爵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何是此非彼乎。覲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

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言奠圭而不及璧則子男執圭可知禮器云禮有以少爲貴者圭璋特謂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薦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特時矣何以不言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夫圭方璧圓瑁可冒圭而不可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瑁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信矣況圭以爲摯手所執也當朝覲行禮使子男執璧若奉粲然尚何禮度尼言乎愚按子男執

璧見大宗伯又見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安得有誤萬氏
謂朝聘用圭璋璧琮惟享禮用之特以束帛非手持之
物然周禮射人云三公執璧此非璧亦手持之明證乎
子男執璧不執圭鄭康成云未成國也覲諸侯未踰年
曰子蠻夷雖大曰子故子者未成國之名男之名亦猶
夫子耳子男未成國而執璧與三公未有國而執璧其
例正同且摯之等有圭有璧有皮帛王之三公執璧孤
執皮帛皮帛次于璧也而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以
皮帛繼子男惟子男執璧故諸侯之適子以皮帛繼之

猶之三公執璧而孤以皮帛繼之也若子男執圭則皮帛不得繼子男矣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七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而不及子男惟子男不執圭故文闕使其執圭則九寸七寸五寸何以不遞數之乎若謂執璧如奉槃無禮度則執圭如持板有何禮度而二生一死乃用禽獸益無禮度之足言矣曲禮云凡摯諸侯圭覲禮云諸侯奠圭言圭則璧在其中經傳之文固有舉一以包二者何獨於此而泥之至天子執瑁鄭註云言德能覆蓋天下疏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必有瑁

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彼註云君恩覆之臣敢進並不言冒諸侯圭惟顧命孔傳始有邪刻以冒圭之說孔傳晚出不足信而萬氏據之以爲五等皆圭之證誤矣因遡喜齋大全採其說故錄而辨之

任鈞臺云天子朝諸侯執瑁四寸斜刻其下以受圭故書曰輯五瑞是子男之璧上亦刻爲圭首與瑁相入故通謂之圭也剡殺其上即與瑁相入處也

上如揖下如授

註疏解上下爲上堂下堂謂上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旣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張子正蒙云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紓也亦用註疏舊說按下文足蹜蹜如有循正指執玉時說記云執龜玉舉前曳踵是也旣授玉下堂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見聘禮記不必蹜蹜如矣舊說未合集註据曲禮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平衡以揖授作平衡解云上不過揖卑不過授夫旣平衡又有上下是聖人於禮未合矣郝京山云上如揖謂以左手在圭上拱護之下如授謂以右手

在圭下承送之上尚通曲禮操幣圭璧尚左手拱抱曰揖承送曰授聘禮授如爭承下如送是也此解似優

勃如戰色

邢疏云戰栗其顏色敬也此解自當上文兩云色勃如也俱勃如二字成文此句依集註戰而色懼之解則勃字當斷如戰色當連矣文義不協矣可堂以臨事而懼莫甚于戰傳會戰而色懼則是結兩君之好乃有三軍之懼不倫甚矣

享禮

近說有以享禮分作兩事者據儀禮經文賓裼衣束帛加璧享及享發氣焉盈容皆未嘗加禮字而享之後私覿之前尚有禮賓一節儀覿享覿加詳經文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又禮不拜至禮字皆專指禮賓而言至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几筵不禮則直以兩事對舉此說亦似可通但本經執圭享禮私覿皆使臣行于主國之禮不當插入主國禮賓一節儀禮享下無禮字覿上亦無私字本經有之特以二字爲句無他義也況儀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此又享禮二字之明明見

于經者不必更生別解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

孔安國注暑則單服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按加上衣者謂加衣于絺綌之上也喪大記袍必有表不襌鄭注袍褻衣必有以表之論語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亦爲其褻也孔疏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襌露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覯鄭注所引知康成解論語亦謂加衣于絺綌之上與孔注同朱子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于外與孔鄭之說相反按禮有長衣中衣

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以絺綌爲中衣則外加上衣當如孔鄭之說以絺綌爲長衣則先著裏衣當如朱子之說二說皆可通也又玉藻振（振讀爲袗）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此以出爲出門本經出之不可作出門解（曲禮袗絺綌不入公門鄭注袗單也孔子曰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爲）其形褻疏上無衣表則內露見爲不敬

吉月

方望溪周官析疑云正月之吉康成以爲朔日非也考之尚書曰月正元日又曰正月朔旦皆特著其爲朔至正月上日則變文以示其爲上旬之吉日矣詩曰吉日惟戊又曰吉日庚午又曰二月初吉是凡言吉者乃取其辰之良而不拘爲何日也朱子註論語以吉月爲月朔亦承康成之誤孔子致仕後無爲每朔必朝以自同于當官者蓋遇君有吉事如冠婚世子生之類則朝服以慶賀耳其稱吉月謂君有吉事之月而不定其爲何日也愚按周官正月之吉四時之孟月吉日皆謂朔日

康成之說是也卽如懸法象魏必有定日乃能使萬民徧觀若擇吉懸之則當以所擇之日先期曉示而經無文也詩二月初吉毛傳初吉朔日也書正月上日月正元日孔傳元日上日也不分二解謂變文以示其爲上旬之吉日者乃葉少蘊曾彥和之臆說林少穎已辨之矣至以論語之吉月爲君有吉事之月如冠婚世子生之類其說尤爲不根果爾何不直曰吉事曲禮檀弓皆有吉事之文而曰吉月乎有吉事之月爲吉月則有凶事之月爲凶月乎子爲國老致仕後猶與聞朝政哀公雖不能用而

敬禮有加虛懷訪問見于魯論戴記者不一而足儒行稱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鄭注孔子歸至其舍是公嘗就哀公就而禮館之見孔子矣君致敬于臣而臣乃漠然于君可乎吉月必朝禮亦宜之若當官在位者固不止朔日一朝也且吉月月朔本孔安國註而朱子因之以爲承康成周官註之誤又失考矣

瓜祭

孔註以瓜與疏食菜羹爲三物瓜祭食瓜而祭也邢疏引玉藻瓜祭上環以證朱子據陸氏釋文瓜作必從朱

于可也但祭不專在豆間禮記少儀云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鄭註俎于人爲橫不得祭于閒也孔疏羞在豆則祭于豆間若羞在俎則于俎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俎內近人之處俎橫在人前故不得祭于俎外及兩俎間也是祭有在豆間者有在俎內者此疏食菜羹無俎則祭於豆間若統論祭禮當兼俎內言之其義始備

左傳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氾祭杜注氾祭遠散所祭不共孔疏公食大夫禮取韭菹以徧擩于醢于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于上鉶之間祭飲酒

于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

鄉人飲酒

鄉人飲酒方朴山引周禮族師祭酺及豳葉詩鄭箋爲据余前編已錄之尚有一條未引及鳧鷖詩云旣燕于宗鄭箋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孔疏月令仲春命民社社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唯爲社事單出里是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此鄉人飲酒之又一事也不當獨遺

此條。　月令季冬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命國爲酒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　禮器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乃命國醵。蔡邕明堂論亦引之

居不容

古人謂坐爲居。居與寢對。坐也。容卽少儀手無容毋爲口容之容。謂莊坐而不搖動其身體以爲容也。居家則所包者廣。不當與寢對矣。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亦坐與寢對言。若釋文作居不容。則當作居家解耳。

升車必正立執綏

漢書成帝本紀贊帝善爲儀容升車正立此指在車中言。本經正立執綏指升車時言按曲禮疏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車既駕僕取貳綏先升君登車則僕取正綏授君君挽之以升此正立執綏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綏正立于車下而挽之以升也顧前人舊說亦有指車中言者一云古者立乘正立執綏所以爲固也按車有較有式常時憑較有所敬則憑式焉用執綏以爲固乎惟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

之容。右持綏而左臂詘。此或漢世有然。古不爾也。一說、綏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驂凡六轡。攬之爲難。故以綏總之、然後便于執。立不正則轡有掣縱。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按古之乘車。君在左。僕人居中。居中者正以便于執轡而無掣縱之患也。今以正立執轡指孔子。則是居中自御。無僕人矣。且經傳無以執轡爲執綏者。曲禮僕執策分轡。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疏云、分轡六轡分置兩手。各得三轡也。君初來欲上。僕并轡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綏授君。令登車也。據此則御者以

兩手分執六轡故詩云六轡旣均今謂六轡難執故以綏總之尤杜撰不根之說